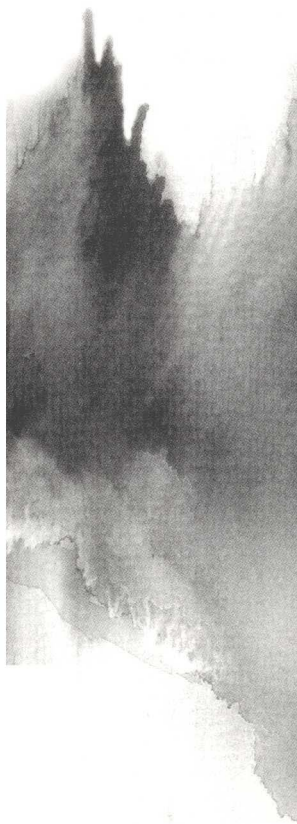


长江边的古镇（壹）

王以培 著

白帝城



漓江出版社

白帝城

王以培
著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帝城/王以培 著.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2. 8

(长江边的古镇)

ISBN 978 - 7 - 5407 - 5643 - 7

I. ①白… II. ①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05121 号

出版人:郑纳新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 - 55087201 - 833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山东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0mm × 690mm 1/16

印张:23.75 字数:239 千字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9 - 2925888)

序 言

来到三峡才知道,时间是那么不易衡量,不是么?江水流逝,十年一眨眼。千年故园,转身就不见了,以至于你不相信眼前的废墟,而更相信幻觉记忆——的确,相对于旧城故居,溪水人烟,刚出现的废墟瓦砾,显得那么不真实,那么空洞虚幻。既然如此,索性相信那个更真实的故园,相信自己十年来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世界:那些孤身枯坐的老船工;广场上卖唱的盲眼艺人;熟悉山水草木能看见真地的风水先生;老茶馆里摆龙门阵的老人;深夜等船的挑夫;站在山坡上眺望,盼着父亲从远方打工回来的女儿;背着婴儿在棚棚里辛勤忙碌,给客人盛饭上菜的母亲;“脚蹬石头手扒沙,为儿为女为冤家”的先辈;还有信号台深夜闪烁的孤灯;古镇老街,黑屋檐下的青石板、红灯笼……他们怎么会消失又怎能消失?他们让我找回了沉没的故园,灵魂的根基;他们的美好、深远,淳朴与智慧,是我至今努力追寻的;何况那些未曾谋面的隔世知音,他们留下的遗作与生命传说,至今如杜鹃啼血,声声召唤着后世的灵魂——回归血脉中的忠诚与纯洁,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我辈之天职使命。

也正因为现实中,承载着这一切的故园沉入江底,让我更加确信“慎终追远”的责任与意义,更加确信:“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我们心中的故园昨在今在永在——

现实中被拆了,就沉入江底;在江水里融化,就驻进心田;在心中铭记,必能通过血液传于后世。只要我辈追念先辈,珍视故园,未来的孩子们就

不至于忘本；相信历尽沧桑、劫难，一个纯洁、智慧的民族，终将回归自身血脉中的高山流水；相信心有灵犀，“通灵宝玉”就不至于在我们这一代丢失毁损。

我曾在大地上漂泊流浪，在世界各地求索寻觅。十多年前，当我偶然走进维苏威火山下的庞贝古城，亲眼见证了火山灰下复出的家园，从那一刻起，我顿悟觉醒，结束了十年的流浪旅途，只身返回长江三峡。十多年来，我再没有去别处，只一心一意，在长江三峡旅行，乘着各种车船，住着各种危房、棚棚，在淹没区各地采风。来来回回走着，上水下水、顺境逆境，信念只有一个：世人尽可以拆毁房屋，淹没土地，但我们心中的故园，火不能烧，水不能淹——即便九宫十八庙都拆完了，但香火不断；仰赖天恩祖德，我们的生命本身将成为活的庙宇，新的故园。

至此，我的文字只是缕缕心香，供奉于水底故园，相信那里不仅是祖先的墓园，也将是未来孩童的花园。但愿他们能从中采撷上好的种子，在未来的新田播种耕耘。

果真如此，我的船将重新出发，从鱼嘴到木洞，从万州到新田，从白小溪到白帝城，顺流直下，寻找梦中孤儿，水底家园。

时光颠倒，波浪重叠；重重叠叠的已不是江水，却是心血泪水，幻梦一场：“莫失莫忘，仙寿恒昌。”

王以培

2012年5月17日

我们在这里本没有常存的城，

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

——《新约·希伯来书》十三章十四节

引 子

太阳藏在树木后面是个“東”字，而今晚的月亮藏在北海公园的冰湖里面，不像一个字，更像一张脸，一张熟悉亲切的面孔，一个北京姑娘的脸，她在湖水尚未结冰时就潜入其中，又在冰湖里冻裂。北京的冬夜，你从旧鼓楼大街走到后海，沿着湖边的树，树下的红灯笼，经过一座又一座新粉刷的四合院——灰蓝的墙上还沾着粉末，里面的人家不知过着怎样的生活；北京的生活对你来说一直在变：从广场上飘扬的红旗，到正义路清明的月色；从遍地银杏的红一楼，到残破、殷红的旧鼓楼大街。这一路，你走了近二十年。

今晚你又来到北京站，候车室里黑鸦鸦的人群散发出的浊气，又将你带回亲切的旅途，温暖的家园。这一次，你带着怎样的心愿？

——从前从这里去青海湖，人群中就生出青草青海，青青草原；今天又去三峡，滚滚长江，已流入冬夜。

黑玻璃上你看见了什么？江上雪浪，人群惨白的脸。自从今年夏天沿江而下，过巫山，穿三峡，你就一直生活在长江边。经过的城市历历在目：船也是车，车也是船；走在城里如行在江上；即将沉没的家园像落日一样，每天徐徐降临在北京的冬夜。

这个冬天只一夜，这一夜你生活在长江边。只因家园沉没你才觉醒，“醒”中的那颗星此刻正滴落窗前。而窗外的北京只是两座钟楼，一片街灯，在黑玻璃上闪了一闪，这一闪就二十年——

“露从今日白，月是故乡明。”心里想什么，窗外即呈现怎样的光景。而

此刻,我看见一条江,在荒野流行。

暗红的晨光流入湘西,群山间露出冰封的小河,河边的红房子和红土一样的颜色。列车经过时,你仔细体味着其中的生活。

细密的黑树枝簇拥着黑瓦白墙。孩子们站在树下,旭日悬在树上。中原的太阳向西移动,红红的雪球化入原野。枯枝托着黑黑的鸟窝;几座新坟披着青烟白霜。

一位农夫骑着自行车出现在田埂上;一堆堆干草垛散落在田野里;几只白鹭在晨光中轻飞。一堵红墙上赫然写着:“严禁在铁路两边放牛”。

寒风中,一些身着囚服的人正挥动着铁锹、铁镐修筑铁路。音乐在车厢里让人感觉温暖而又堕落。是的,我从小就倾慕那些在荒野中服役的囚徒。

大片的绿色田野落了一层薄霜就变成了淡青色。冬天的早晨,一个穿黑棉袄,裹着红头巾的农妇正经过铁路边的土路。我让你记得。

黄家营的黄土坡上尽是土黄的茅屋;铁桥下流着一条清澈的河。从这条河里,你可以看见西南冬天的颜色:浮云像裂开的棉桃;鹅黄的岩石布满水纹。

浪河(地名)只有浪,没有河。浪是云浪,河已干枯。空山空谷,就连空空道人也不来居住。

花果(地名)没有花,只有果。栗色山丘看似冬天的果实,味道酸涩。

几件球衣挂在站台上,旁边一堆红砖,两辆煤车。这是花果以西,汉江从这里流出,江水如浊玉凝固,是我出入山洞时看见的,而山洞里只能看见自己的脸。

汉江又出现了,倒映着荒山、岩石。这一出山,时间就明显放慢:农妇们坐在高坡上晒太阳;木门上贴着红白对联。

一天一夜,我一句话也没说。沉默映在荒山上,与岩石一同生长,越长越荒凉,直到触及悬崖峭壁。山下挖土的民工,小得像一群蚂蚁。

不远处就是万源，万源今日如此干枯：光秃秃的山冈，灰楼林立；半干的污水浮着几只野鸭。一位母亲背着婴儿，站在山坡上洗衣服。

过了达县，天就黑了。额头贴着黑玻璃，还能看见隐约的群山，山间零星的树木、灯光……我想让一切都平息下来，星辰也不再发光，让世间万物都呈现出本来的模样……

可冥冥之中，一条彩色的河流忽然涌来；河岸青山，百草薿薿；刀耕火种的先民纷纷出山出水，手持松明火把，在星月间祭祀歌吟——

春祭曰祠，夏祭曰禴，秋祭曰尝，冬祭曰烝；
魂归来兮，在四季风中，与日月共存！

然而大片黑夜又吞噬了山村、原野和江岸城镇。房屋滑进桥洞，沉入江心。

车轮碰撞着铁轨，2001 年岁末，你从北京来到重庆。

昨晚窗外还是华北平原冬天的原野，大地开始收藏北京的枯叶，把它们埋得很深，又让偶尔浮现的荒坟映出昔日的春天——春夜里发生的一切，活人活鱼活蹦乱跳的心，都在墓中跃动，你经过并经历了这一切，又因这份经历越走越远；今晚江水已流到窗前。北京与重庆只相隔一夜——天一暗，江水便在暗中发光；鱼群回忆着初冬的暖阳。你在鱼群的回忆中回忆《尔雅》，只听“伐木丁丁，鸟鸣嚶嚶”；江边蕙风，传送清音——

中庭谓之走，中天日月行。
大路谓之奔，灼灼为奔星。
你沿江奔走，在水中重建寂寞官庭。

目录

引子

卷一 冬藏

第一章	鱼嘴开口	3
第二章	这一天	20
第三章	木洞生出新的梁木	25
第四章	后皇嘉树	30
第五章	告别扇沱	35
第六章	长寿长寿	40
第七章	白鹤时鸣	47
第八章	第二夜	60
第九章	那里是哪里呢？	76
第十章	神祐福祉	81

第十一章	幸福岛	98
------	-----	----

第十二章	「陆地淹没了」	109
------	---------	-----

第十三章	纸花献给月亮	119
------	--------	-----

第十四章	香溪河	124
------	-----	-----

卷二 春祭

第一章	惊蛰	131
第二章	「江上风清」	134
第三章	高阳春色	143
第四章	青树青树	160
第五章	复兴？	164
第六章	抚耳听琴	168

梦白帝	356	问白帝	355	哭白帝	354	寻白帝	353	访白帝	351	西沱的早晨	350	水位	349	蟋蟀弹琴	348	夔门古栈道	347	夜航	346	迁徙	344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望云思亲	366	熟睡的家庭	365	明代瓷瓶	364	宋玉宅	363	荆州梦	362	大宁河	360	忆白帝	359	对白帝	358	送白帝	357
------	-----	-------	-----	------	-----	-----	-----	-----	-----	-----	-----	-----	-----	-----	-----	-----	-----

卷一

冬藏



考古学家考证出那些陶罐出土于东汉末年；而我可以证明，2002年1月1日早晨，流过重庆的江水是青色的。

早晨下着大雾，雾中的“冠忠”号客船上午10点30从重庆开出，去往长寿。开船前几分钟，汽笛鸣响，码头上的旅客像一群奔跑的羚羊冲下山坡。这是一艘私家船。1月1日，船舱里挤满旅客。小铁船在雾中穿行，不一会儿，同行的飞鸟都落在它身后。一双圆圆的黑眼睛从高空看着我，看我站在甲板上看江水。江水是青色的，我有幸发现并为此做证。

这就是我的考古方式：以现实记录历史。我的文字都被江水润湿，又得到飞鸟的祝福，可惜它现在已消失在迷雾中。

不多时，江上起了大风，船舱里的热气被冷风吞噬。众人正挤在一间大厅里看录像；我还站在甲板上，看风中雾里，黑的城镇，绿的船只。两岸都是山，山间岩石如层层古墓；却听不清墓中先人，正在晨雾里说些什么；我知道他们对我有话要说。

小铁船一侧身，就在江面划出一道犁痕。船头出现望江小镇：一匹岩山，一条石阶，几个穿红棉袄的女子和穿蓝布衣的农夫背着竹筐走下山坡。他们的身影在雾中，如鲤鱼从水里跃然而出。

犹豫片刻没有下船，因为他们上了船，望江就在船上与你同行。听说这里原先是座兵工厂，而眼前的山坡上，灰暗的水泥楼挂着“望江摩托”四个红字。你没有下船，因为望江就在船上。前面就是长寿。新年伊始，我在江上为亲人祝寿，为长江祝福！

旅行中常出现偶然,偶然决定我的旅途:江上翘起一尾石鱼,鱼嘴钻进水面,背后的城镇就叫鱼嘴,位于重庆与长寿之间。船入鱼嘴,你还不下船?

一下船就看见一片零乱残破的竹棚,用水泥柱支撑,篾片作墙,顶上盖着石棉瓦和油毛毡。当地人就叫它“油毛毡棚棚”,简称“棚棚”。我第一次见到的棚棚像一座座搁浅的船舱,竹篱墙缝间青烟袅袅,里面人丁兴旺。

走过一片沙滩,再一回头,“冠忠”号客船已经消失在江面上。这时,晨雾渐渐散去,隔着一弯清江,可以看见岸边的树林墨绿鹅黄。沿着石阶走上山坡,两侧的路边,堆着一筐筐青菜和土豆,围着公鸡、母鸡和几条黄狗。

经过一家杂货铺,一张大竹床上摆开方便面、糖果、娃哈哈和怪味豆。对面是一家铜匠铺,地上堆着白铁皮和各种工具,墙上挂着一圈圈铁丝,一个白胡子老头抱着个娃娃坐在门口。上面的店铺热气腾腾,一个穿红毛衣的女孩正和母亲一起包着鲜肉炒手,旁边的小笼屉里盛满切糕和粉蒸肉。我进去喝了一碗枸杞泡酒,就和周围的人熟悉起来。

穿红毛衣的女孩告诉我:“这里都要被淹没,我们会搬到高处去,走得不算好远。因为修了高速公路,这条街走的人少了,生意远不如从前。”她的哥哥端着一盘花生米从旁边走过,大声对我说:“你是记者吗?我们这里的贪官贪得凶惨了!”又有一个醉汉坐过来向我诉苦:“我对地方政府不大满意。头一年10月7号,我大哥死了,我去喝点茶,喝点酒,打点儿板板儿麻将……我在鱼嘴离了婚,有个娃儿,老夫老妻还在一起,家庭管理出现一些矛盾:那天老太婆喊我回去。我说人家在办丧事么!我的亲生儿子说:‘你又喝了酒来闹事?’就过来用刀砍我,还拿火药枪打我,把我两个手指砍断了。我只好去公安局报案,公安局的人说你这是小事情。我儿子现在还关着。我原来想让政府重判,但现在想,最好立即释放。太乌了!这些人说我这是小事情!”他说话语无伦次,一边说一边用瓷碗喝着散装白酒。

又过来一个中年男子说:“下雨受了灾,别人都盖了瓦房,我没得,你知道为啥子?——八字衙门两面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我现在连喝酒的钱都没有,还有一个老母亲重病在家……”

和去年夏天沿江旅行一样,所到之处总有百姓向我诉苦。我细听细看,就像身边褪色的木凳和老木桌,用木纹刻录着这江边的声音和生活。旁边红砖砌的烟囱,灶台上的大铁锅,也在静听;默不作声的还有旁边的一位小老头,他面容枯瘦,裹着军大衣,歪戴着棉帽,正独自坐在那里抽着旱烟,烟雾呛人,味道清香浓烈。

喝罢两碗酒就走进老街。遇见一位做花圈的中年人,个子不高,样子朴实、忠厚。他正坐在门前用篾刀削竹子,身后的店里摆着几只花圈,两幢三层楼的彩色小纸屋,屋里还搁着几张小桌椅,门上写着:“幽冥府——今生劳动劳动,来世逍遥逍遥”。

篾条弯成圆圈,做成了花圈的支架。我上前询问,他叫段成钢,是鱼嘴本地人。我问还有什么对联,就听见身后传来一个女孩的声音:“水流东海不回头,日落西山还见面!”我大吃一惊,回头一看,是个漂亮的小姑娘。我问她:“你怎么知道的?”她指指另一幢名为“极乐界”的纸房子,原来上面写着。她就是段成钢的女儿段美洁。

美洁是个通灵的孩子,比她父亲更了解我的心思。在我和成钢聊天时,她一会儿在门口踢毽子,一会儿又和另一个小女孩玩跳房子(青石板铺成的小路正好画格子),不知不觉就藏到我们身后,又突然跳到我们眼前,吓我们一跳。

成钢又想起一副对联:“王母瑶池宫中坐,白鹤飞来下九天——跨鹤归西”。

这些对联都是祖辈传下来的,也不知作者是谁,我们由此谈起成钢的家事。

“我们家好几代人都是做花圈的,”成钢说,“可是手艺再好也没什么意思,我也不想再把手艺传给女儿,将来还是希望她能上大学,做些别的……我父亲十多年前就去世了,母亲还在,跟我们一起过。鱼嘴没有外人来,生意撇得很。”成钢一边做花圈一边说。

我看了看他们开在隔壁的小店,一张竹床上摆着些针头麻线和一些日用品。我买了两盒百雀羚。那是我们小时候常用的一种擦脸油,多年不